



故宫博物院 编
罗福颐 主编

文物出版社

5292 42 / 11



故宫博物院 編
羅福頤 主 編

文物出版社出版

(京)新登字056号

封面设计 仇德虎
责任编辑 孟宪钧

古 玺 汇 编

故宫博物院编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五四大街29号

顺义向阳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1981年12月第一版 1994年6月第二次印刷

787×1092 1/16 印张：34

ISBN 7-5010-0798-5/K·341 定价：95.00 元

重印说明

《古玺文编》、《古玺汇编》出版于八十年代初期，两书系统、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古玺印研究的水平。两书出版后，深受学术界的好评，不久即销售一空。

近年来，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，古玺印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按照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，两书当中难免存在某些不足和可商之处。由于两书主编罗福颐先生已经作古，编辑组其他成员的工作也均已变动，目前要对两书进行修订有一定困难。鉴于社会上对两书的需要很迫切，为了满足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需要，现征得故宫博物院的同意，按原版重印，不作任何更动，特此说明。

文物出版社

一九九四年四月

编辑说明

古玺是指秦以前的官私玺印。目前传世的古玺，则大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。它是当时政治关系的凭证和经济交往的信物，对研究当时历史和汉字发展有一定的价值。

在过去，已有不少人注意对古玺的蒐集，但多散见在各家藏品印谱中，从未有一部较为完整的古玺印谱，这对于古玺的研究和利用很不方便。因此，我们在编辑《古玺文编》的同时，将《古玺文编》所用的古玺加以整理，编成本书。

本书以我院藏品为主，兼采前人谱录及兄弟

博物馆所藏古玺，共收录古玺五千七百零八方。其中官玺三百六十九方，姓名私玺三千三百九十一方，复姓私玺三百八十一方，成语玺七百八十五方，单字玺六百一十方，补遗一百七十二方。

本书释文均与《古玺文编》相同，有的字形和今字殊异，则将第一次出现的这种字形用楷书隶定，下注今字，以下再出现这种字形时，就不一一用楷书隶定，而直接释今字。例如陰字，第一次出现时释陰（陰），以下均释陰。

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，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、北京市文物管理处、天津历史博物馆、天津市艺术博物馆、浙江省博物馆、西泠印社、北京

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兄弟单位大力协助，提供所藏资料及印谱。有关专家审阅了本书的初稿，我们在此一併表示感谢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本书难免有缺点和错误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故宫博物院《古玺汇编》编辑组

序

歷來集古印譜，多載一家之藏。彙萃各家所有為一譜者，實始於清陳盞齋之《十鐘山房印舉》。近世發展，勢類積薪，因之我故宮博物院有《古玺彙編》之作。先以我院藏品為基礎，更博採前人譜錄中古玺，彙為專譜，此亦前所未有。庶今日學者，手此一編，即得見傳世古玺之概略。經始於一九七五年，完成於一九七七年冬。稿既具，又以其中成語玺，如敬事、明上之類，同文過多了，無意義，乃錄其精華，去其糟粕，凡得古玺五千七百零八方，我院所藏者居三分之一強。其次第分為五類：首錄官玺，類似官玺者附焉；次姓名私玺，複姓私玺又次之；以成語及單字玺為殿。今所知見者略具於是。

每筆編號，以便檢索。續有所見，乃錄為補遺附焉。前載引用譜目六十種，並記所用略字，注於古筆之下，庶不忘其所自出。編纂既盡，爰書其端曰：

戰國古筆之傳世，早見於明人印譜中，而當時不明其時代，皆列於秦漢印之末，至清初仍然。迨清道光八年公元一八二八年，

張廷濟《清儀閣古印偶存》始稱戰國筆為古文印。至吳式芬

《雙虞壹齋印存》在同治初年，簽上始有古筆官印，古朱文印字樣，列在

秦漢印之前。至陳盪齋在清同治十三年，始稱朱文銅筆似

六國文字，玉印似六國書法而近西周者。見盪齋跋。吳雲人牘。繼之王懿榮

作《齊魯古印據序》時在光緒七年，始謂筆之具官名者是出周秦之際。

因之吳大澂著《說文古籀補》始收錄古筆文字。迨《赫連泉館

古印存序》中，方發見古筆中有成語印，如敬事、明上之類。繼

之海寧王觀堂文據頤《古玺文字徵》稿作《桐鄉徐氏印譜序》始確定古玺文為六國文字。近世以來，湖南長沙戰國墓之出帛書及仰天湖墓之出遺策，河南信陽之竹簡，安徽壽縣之鄂君啟節，山西侯馬之盟書等次第出土，其書體與古玺文十同八九，於是古玺之時代益信而有徵。

考戰國官玺之確定，雖始於王懿榮，而當時所見不多，只知白文玺有司徒、司馬、司工之屬，見諸周官而已。近世以來，所見益廣，白文玺中更有相邦、大府、行府、五官、計官、將軍、連尹、工尹、工師、大夫、莫囂即史書之莫敖等官名。而朱文玺中更發見有宗正、將行漢改名大長秋見漢書百官表、後將、大夫、嗇夫、發弩等官，其名稱多見諸史策，可為參証。至州、里、門、關亦皆有玺，多前人之所未見者。於是戰國之有官玺，發展前人之說，益得確証。

更如近世，以河南信陽戰國墓出黃腸木，上有火烙印，藉知烙印方法始於戰國。前人只知漢有烙馬印，近見傳世之，曰庚都萃車馬筮之紐制，始悟此乃戰國烙馬用筮。過去只列諸官筮，未明其用，今由紐制一見而知。紐上作方孔，所以納木柄者，是得漢烙馬印之啟發，並非今日智慧或能勝前人也。

頤曩日曾據筮印人名証，以史籍錄為古筮印人名筭証，分戰國、秦、漢三部分，亦申前人據筮印姓氏用証姓氏書之例。今略舉一二，如帝堯之子名丹朱，見諸《史記》及《孟子》。今古筮中有孫丹朱，見晉則廬古筮印存二集，得知丹朱之名戰國時尚有沿用者。呂馬童見諸《史記》、《項羽紀》，今筮文中有高馬重、取馬重、考古童、重通用，故僮可作僮，踵可作踵，董可作董，於是証馬重

即馬童。餘如無忌為信陵君之名，今奎文中有長亡忌，樂亡忌，沮亡忌。楚平王名棄疾。見史記今奎文中則有宋弃疾。史記鄭世家有公子去疾，而奎文有長祛疾。吳去疾。春秋閔公廿八年書。楚殺其大夫得臣。今奎文中有韓身臣。邯丹身臣。相如之名，奎中數見。有事相如。鄭相如。史記載藺相如完璧歸趙，炳在史策。至奎文亡忌，史作無忌，弃疾史作棄疾，祛疾，史作去疾，身臣，史作得臣，是皆字有通假，形有增損，讀者習知，不煩縷注。更若徐無鬼。莊子以之名篇，昔觀堂別集跋梁白戈說無鬼，即無畏。莊子天地篇之門無畏。司馬彪本郭象本作門無鬼，然則雅篇之徐無鬼，古本亦當作徐無畏也。今奎文中有鄭亡戡之名，傳世周孟鼎銘畏字亦从戈，鄭亡戡當即鄭亡畏，亡無固古今字，證明前人之說更信而有徵，今此所舉不過

一隅於此已可見古人名子者之沿襲性，是亦賴篆文而得証史策者也。

古篆文字盛行於書不同文之世，故其書體詭異，恒增損筆划，變易形體。今略舉例証於下。其增筆划者，如上作主，正作文，肖作肖，戾作戾，奇作奇。其省筆者，如伺作𠄎，忌作忌，哲省作𠄎，作𠄎，司作司，和作和，作和。更如司寇，寇字作𠄎，又作𠄎，作𠄎，从𠄎，从伐，如無上文，直不可識。其有偏旁易位，如吳作𠄎，或作𠄎，勳作勳，或作𠄎，鄴作鄴，或作𠄎，枯作枯，或作𠄎，又其合文，如公孫作𠄎，韓戾作𠄎，相如作𠄎，有變異形體者，如私字有作𠄎，作𠄎，作𠄎，作𠄎，作𠄎，作𠄎，作𠄎者，不順文義，幾不可識。

至古篆文亦多同於金文，歷來述作已多，以頤淺陋，未

敢勦說。今略舉古玺文有與古貨布文合者，如圓足布萬石之萬，尖足布之閑，空首布之高，方足布之郟，又古陶文中之閱，墜，遼，遼等字，多與古玺文若合符節。更如近年河北省平山戰國墓出中山王鼎及壺銘文各四百數十字，為過去戰國器所未有，其文字大半與古玺文合，得此新知，益証古玺文出戰國時期，了無疑義。

據上數端，得証戰國古玺文之功用。今日詮釋，正符古為今用之訓。至於觸類旁通，自在讀者。例如玺文分國，正屬創始，人名箋証，亦在萌芽。至此書之就，首賴全國各省市博物館及文物保護機構之供應資料，書此識謝，永矢弗喧。次之則編纂之勞，諸出我院同志之協助，祁寒盛暑亦所不輟，非群眾之力所不及此。我院以願過去有古玺文字徵之作，

故此次編纂，令得參與其役。而頤水平有限，寡過未能，譌
遺漏所在多有，希企讀者予以指正為幸。時一九七八年冬
羅福頤記

古璽滙編引用印譜目錄

程氏秦漢印譜二冊

程荔江

簡稱 荔

双虞壺齋印存八冊

吳式芬

双

瞿氏集古印譜八冊

瞿 鎔

瞿

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十二卷

吳 雲

二

齊魯古印標四卷續一卷

高慶齡

摺

萬印樓藏印六十四卷

陳介祺

萬

陳簠齋手拓古印集四冊

陳介祺

陳

印郵八冊

高文瀚

郵

稽庵齊魯古印箋四冊

孫文楷

稽

十六金符齋印存廿六冊

吳大澂

符

頤素齋印景四冊	遯庵秦漢古銅印譜八冊	鐵雲藏印四集四十八冊	適庵印粹八冊	乾修齋古印集存十二冊	賞古齋秦漢印存四冊	觀自得齋秦漢官私印譜四冊	擷華齋古印譜六冊	瞻麓齋古印徵八冊	續齊魯古印攷十六冊	印揭八冊	古印偶存八冊
何詩孫	吳隱	劉鶚	陳適庵	崔鴻圖	佚姓氏	徐士愷	劉仲山	龔心釗	郭裕之	趙允中	王石經等
素	遯	鐵	適	乾	賞	觀	花	瞻	魯	揭	古